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六十六回 譚都督夾睢水立重營 鐵元帥焚浮橋破勍敵

前回鐵鼎任作元帥，錢芹任作軍師，進取開封府，而今呂軍師潛行，又襲取何處？雖經屢次說明，料看書者不能記憶，試聽次敘演來。且說開封府，是中原第一有名的大郡，燕王添設三萬雄兵，命新寧伯譚忠為都督，徐安為都閫，劉保為副將，華聚為參將，游擊、守備、千總共三十餘員。譚忠又有家將二名，一閻細狼，一張黑胖驢，是招附的鹽徒。其文官布政司姓蹇，名諤，乃吏部尚書蹇義之子。守道吳濂，是學士吳溥之弟。按察司郭資，原係北平參議，降燕。巡道胡儼，原係桐城縣令，建文行取至京迎附燕王者。總是貪殘害民的叛黨。聞得濟南起兵，來取中州，羽報日以警亟，文武會齊商議。那蹇諤譚名蹇風子，動不動嚴刑酷罰，把人性命當作兒戲，士民畏之如虎，當下先開口道：「朝廷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，今就在出力的時候，也分不得什麼文武，就是我也上陣殺他一兩常如有畏刀避箭的，拿他來下入囚牢，請旨發落。」眾官明知蹇諤酒色之徒，故意妝幌子說著大話。誰敢去挺撞半句。譚都督道：「若得文官都肯齊心協力。何愁敵寇。目下自然是我們武將去衝鋒，不消說的。」

但敵人素有詭計，各處攻城略地，總是先藏著內應，以致敗壞。

而今守城也是難事，不知誰可保得？」蹇風子忙應道：「都在我。不拘文武，有不遵令者，即以軍法從事。」譚忠道：「方伯表率百官，孰敢不遵。倘或自己差誤，卻怎處？」要知道蹇風子都是一派奸詐之語，料道沒人與他抗衡，有功歸之於己，有罪卸之於人。不期譚忠這句話，竟如劈心一拳，打了個掙，紫著臉皮支吾道：「你屬下武弁，真若聽我指麾，焉得有誤？」

譚忠道：「這容易。」便回顧徐安道：「汝督率游守千把十員，人馬六千，緊守城池。凡有舉動，皆須稟命方伯而行。」遂點起二萬四千雄兵，令華聚為先鋒，劉保為次隊，自與家將押後，分作三隊而進。各官皆餞別於夷門之外。但見：旗影分行，鼓聲按點。未遇敵，威風赳赳；將臨陣，魂膽搖搖。刀又劍戟，爭誇日月齊輝，方寫旖旎旌，漫逞風雲失色。彼舉一觴，則贊大都督，當日元勳成百戰；此進一爵，則期諸將士，今朝俸伐樹千秋。

譚忠等下馬飲了三杯，取道陳留而進。行次睢水，早有探馬飛報，敵兵旦晚便至。先鋒華聚不敢擅渡，稟請進止。譚忠看了地勢，謂諸將道：「兵法：立寨須左山陵而右原澤。今處平衍之地，而水互於前，則宜距水結營，俟敵人半渡以擊之。」

但此水湍溜，既無舟楫，彼若欲渡，必走上流。然又恐我返渡河，掩擊其後，彼決不敢遠涉。今若距水而陣，固是堅守之道，豈不示之以怯？若渡河結營，則強敵在前，橫流在後，又進退無據。莫若搭起五座浮橋，各分一半人馬，夾河創立營寨，既可以戰，又可以守，我先據險以待，不必迎向前去。」部下齊稱都督勝算。於是令華聚、劉保渡水安營，自與家將距水結寨，隔岸時立，一呼而應。浮橋處所，仍著將員把守。

安置甫畢，濟南王師前鋒郭開山、愈如海兵馬早到，見燕師立陣嚴整，愈如海道：「彼眾我寡，且俟元帥到來，商議進敵之策。」郭開山呵呵大笑道：「君何怯也！」元帥以我二人勇敢，故令先行交戰，若畏首畏尾，豈不貽笑於同列？汝看我先斬他一將，折其銳氣。」即縱坐下鐵驢馬，輪動手中金蘸斧，出陣搦戰。時譚忠已經渡河在前營，見敵兵不過二千，遂下令大開營門，問左右誰能先擒此賊，華聚應聲出馬，戰有二十回合，劉保出陣助戰。愈如海令軍士射住陣腳，挺手中槍來取劉保。兩對兒如走馬燈一般，往往來來，在征塵影裡，互逞武藝。

鬥有多時，譚忠道：「如此斯文戰法，何能取勝。」鞭梢一指，左右各將弁，就掩殺過去，自己援桴而鼓，大張威勢。郭、俞二將縱有三頭六臂，如何能敵，只得敗下陣去。譚忠在將台擂鼓愈急，燕軍如旋風般卷將過來，都是久在戎行的，饒有銳氣，而又多卻數倍，勢若山嶽震壓。王師站立不定，且戰且走，退有二十里。幸左營孫翦先來接應，燕師方斂兵而去。

譚忠勝了一陣，意氣揚揚，笑謂諸將道：「敵人今已喪膽，我乘夜去劫他一寨。殺個盡絕，也顯得我累世元勳。」二更以後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直到王師寨前。聽鼓聲時已交四更，燕兵吶喊一聲，拔開鹿角，黑影裡殺將入去。真個郭開山等不曾提備，幸得軍士多已睡醒，一載轆爬起來，只辦著逃命，奔走不及，被殺傷者差不多三停之一。

又退走二十餘里，鐵元帥大軍已到，郭開山等背剪綁縛，向轅門請罪。鐵元帥問了致敗情由，顧謂諸將道：「軍法應斬。」

但彼先人皆沒於王事，我則奚忍？」錢芹以目示意，故作怒容道：「王法無私，豈可曲徇！」喝令斬訖報來。諸將誤認作真，皆為請求。令再進戰，將功折罪。」錢芹道：「如此敗將，適足玷辱王師，斷不再用。」立命裝入囚車，俟明晨解關正法。

當夜錢芹與鐵元帥定了計策，隨請開山、如海至中軍帳密語道：「我今要如此如此，未審二位將軍意下若何？」開山道：「有失軍機，理應正法，今反令小將等立功，乃意外萬幸也。」

於是密令心腹小卒，到戰場上取兩顆雄壯的首級，懸之高竿，榜曰：「敗將示眾。」又令孫翦帶了葛纜、謝勇，扮作家丁，觀個方便，前去詐降，只看天寒河凍，浮橋火起。就在燕軍中乘機取事，若外面殺進來時，便為內應。鐵元帥道：「何不賺彼來劫寨，然後燒斷浮橋，絕其歸路，使他片甲不返？」錢芹道：「更好。但恐河凍未堅，難以期日。」鐵元帥道：「是日以鳥槍打營後大樹頂老鴉為號，何如？」錢芹道：「這個暗號，可謂神鬼莫測。孫將軍誘他劫寨時，須為彼引導，但留葛、謝二將軍在彼營中照應便了。」一面令人互相傳說：郭、俞二將，因在囚車內辱罵軍師，以致梟首。一面進兵，相距敵人二十里下寨。又令人四布訛言，說軍師因怒得病，兩日好生利害。乃按兵不動，堅壁以守。燕將日來搦戰，總置不彩，任他百般辱罵，亦若罔聞。

諸將都要進擊營壘，譚忠心下懷疑未決。忽於是夜，伏路小卒拿解三個人來，一個將官模樣，兩個像是僕從。譚忠喝問：「你有多大膽子，敢來做細作？」孫翦道：「我是濟南有名的大將，叫做孫翦，怎來做細作？前日我們兩個先鋒敗走，後來接應斷敵的就是我。如今先鋒首級梟示營門。幸得我的頭還在，所以黑夜冒昧來此。」隨顧謂二僕：「我說是不信的，到不如大家死了的好。」譚忠道：「你且說來。哄得別人，哄不得我。」

孫翦道：「不過死得不值錢，所以逃命，還哄誰哩？我與都督說，兩個先鋒與我，總算失機，同在囚車之內，原不敢殺我們，要解濟南的。只為郭、俞二人怨望，傷觸了那軍師，以致激怒斬首。軍師就氣出病來。有人說我也曾背罵軍師，正是氣上加氣，也要殺我。虧這兩個心腹家丁，開了囚車同逃來的。如今沒路可去了，倘都督不容，我等就死於此處，尚可免梟首極刑。」

譚忠了這些話頭，與兩日探聽的不差半點，由不得不信，就請來坐了，問：「汝父親為誰？」孫翦道：「是孫泰，不過陣亡的，並非殉難。」又問：「你因何在妖寇處做了將官？」應道：「就是這兩個先鋒，他父親都封侯爵，因今上不許他二人承襲，心上恨不過，連我也被他二人糾合來了。如今只落梟得好首級。」

我乃是一時愚昧，比不得他們有仇有忿的。」譚忠大喜，隨問：「那軍師多少年紀？病得怎麼樣？」應道：「已有六旬，這病有些不穩，目今天氣嚴寒，只怕要退兵了。」譚忠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選將去追殺他。」孫翦道：「他若退兵，必有埋伏，不可造次。」

莫若出其不意。黑夜殺他個片甲不返。小將情願當先引路。」

譚忠道：「幾時可去？」應道：「只要每日辱罵，自然病上加病，方可一戰了當他。」

譚忠遂待孫翦以上賓，孫翦也就領著燕兵，到陣前唾罵道：「賊軍師，敢出來與我戰三合麼？」鐵芹憑高一望，孫翦指著又罵，只見軍師望後便倒。不期營後樹上老鴉大噪起來，隨有軍士打了一槍，群鴉盤旋於營上，只片刻，四散飛去。譚忠握孫翦之臂笑道：「此乃寇滅之兆，我今夜即發兵，克成大勳，當與將軍共之。」於是命酒與孫翦及諸將共飲。起更之後，即發軍令，劉保與華聚領馬兵三千為前隊，自與孫翦、閻細狼領馬步五千為後應，令張黑胖驢堅守後營。孫翦給之道：「睢水已凍，恐怕賊人偷渡，莫若緊守前營，方能截他來路。」譚忠道：「說得是。」隨問：「你帶來兩個人，有些材技沒有？」孫翦指著葛纜道：「這是識幾

個字，為我記帳的。」指著謝勇道：「他是個廚人，給我烹庖的。我有兩個有些武藝的，因要解京，都被他們禁住了，哪個能到囚車跟前來放我呢？」譚忠越發深信不疑，就著黑胖驢隨從過河，嚴守前營。

時甫二更，劉保、華聚點兵先行，孫翦又請道：「小將初到無功，願為前驅。」譚忠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你與華聚在先，命劉保與閻細狼在後便了。」這總是孫翦要賺他入營，好結果他性命的意思。三更前後，已到王師營門，靜悄悄無人聲。

眾軍吶一聲喊，砍寨直入，恰是個空的。譚忠亟叫：「中了賊計。」孫翦在後心一槍刺去，也是命不該死，正有管蠶的林守備，在黑地裡撞過來，中著他左肋而死。華聚揮軍亟退時，四圍伏兵盡起，火把無數，殺入寨來，大叫：「不要放走了譚忠！」

嚇得魂飛魄喪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出。看看手下將士，殺得七零八落。劉閻二人知主將被圍在寨內，拼命衝殺進來，譚忠、華聚乘勢殺出，背後孫翦大喊：「譚賊，你待往哪裡走？」閻細狼咬牙切齒，舞刀來戰，尚未交手，被莊次躡側首趕到，大喝一聲，揮為兩段。

譚忠乘空脫身，亟尋舊路，但見跨河五座浮橋上，烈焰冲天，卻是鐵元帥預先伏兵燒斷，分頭去劫他前後大營。營內葛纘、謝勇，在糧草堆內，也放起火來，照得四野通紅。金鼓之聲，震動天地。此時譚忠無路可逃，仰天歎曰：「中了他調虎出林之計。」隨欲拔劍自刎，一小武弁亟止住道：「都督不用短見，此地岸高，馬不能下，向北四五里，有沙灘可渡，我們疾去救應大營，尚未為遲。」譚忠隨命引路去時，有數丈餘沙岸，絕不陡峻，遂策馬而下，渡過堅冰，沒命的跑到大營。遙見火光中，總是濟南王師旗幟，一將橫擔著開山大斧，當前攔住道：「譚賊認得我郭先鋒麼？」譚忠方悟梟首也是假的，隨顧左右道：「斬不得他，如何脫身？」華聚應聲當先交戰，譚忠、劉保奪路過去，後面孫翦、莊次躡追兵已到，華聚不夠數騎，四面皆敵，為孫翦部下亂槍刺死。再向前追，譚忠去得遠了，乃收軍而回。時天已大明，兩岸上及冰內敗殘燕兵，沒了主將，抱頭鼠竄，無處逃生。鐵元帥豎起招降旗來，皆紛紛投拜。

此一回也，鐵元帥分撥宋義、餘慶，各領兵一千，埋伏寨之左右，莊次躡領兵五百，伏於營之後面，俟譚忠來，同時齊發。鐵元帥自領精兵二千，反去襲他睢水前營，俞如海領步兵五百，各負草束，分燒五座浮橋。火一起發，即回身砍入敵人前營之背，前後夾攻，使他首尾不顧。郭開山領步兵一千五百，去劫敵人後營，自有葛纘、謝勇在內接應，劫破賊營即便多立旗幟，以防賊人回兵來襲。其追逐譚忠者，止孫翦、莊次躡二將，若宋義、餘慶，仍掣兵接應元帥。兵馬無多，用得神妙，破了燕師夾河兩處大寨，斬了數員名將，成此大功，在錢芹可謂得伸當日勤王之志矣。燕兵十分之中，到有一半全被殺傷，與墮崖陷冰而死，其降者又有三分，隨從譚忠及自逃去者，不足二千之數。

當下鐵元帥與錢芹升坐中軍帳，諸將士多來請功，獻上諸將首級，共十餘顆。唯俞如海活擒了張黑胖驢，分辨道：「我有老母在彼，乞饒狗命。」鐵元帥道：「若然，你是孝子，可學王祥臥冰罷。」令剝去衣甲，裸體投於冰上，復曳上岸，五番而死。隨拔寨前進。軍士報後有敵兵，不知何處來的，鐵元帥等皆吃一驚。下回便見。